

华埠电影院的故事

汪祖军



前几天和朋友在一起“练嘴劲”，练着练着就练到了以前的看电影，许多模糊的片段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那一段段美好时光经过共鸣之后，变得越发活灵活现。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成了人们打发业余时间和接触外面世界的一种重要渠道。影院里浮动的影像，演绎着普通人的幸福与哀愁，欢乐与悲伤……电影与电影院，构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集体回忆。

华埠电影院坐落在小镇的东岸桥头边，门前有一口池塘，每到夏天，娇艳的荷花开满了水面。绕着池塘的四周建了一圈水泥柱子，供候场的观众休息，池塘两边的围墙下是观众停自行车的地方，走过数十级台阶，就来到电影院大门，占地约3000多个平方，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多么得高大雄伟，左右两端的入口是毛毡式的帘布，刚进去要适应好长一段时间黑暗。

观影厅内由高到低安装了一排排木椅，木制的椅子，刷着赭色的漆，没有人坐的时候是折叠着的，而坐下来时要用屁股从上面压下去，全然不像现在的电影院里是软软的座椅，座位的正前方高出来的舞台上方挂着巨大的白色幕布，后墙的小窗放映机投射到幕布上的一道道光线，即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电影画面。

电影院大门外两侧的宣传橱窗也是相当“养眼”，里边除了正在放映的、还有近期准备上映的影片海报及内容简介，每张海报文章的字体、大小、颜色不尽相同，海报介绍的内容比任何商业广告都吸引人。除去候场的观众，连路人都驻足观望。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wifi，电视还没走进普通百姓家庭的年代，电影院注定就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文化场所，如磁铁一般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不论是生活片、反特片、战斗片还是喜剧片，也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都能连续不停地放映几天，几乎场场爆满，看电影最喜欢的片头是八一厂的红五星、长春厂的工农兵、峨眉厂的大山等等。

一部部精彩的影片，如迎春怒放的鲜花，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那个年代电影院从来不缺观众，影院

里常常座无虚席，热闹非凡，你永远不会寂寞、不会孤独。在这里，人们往往能与自己的同学、同事或者邻居不期而遇，于是在看电影的同时，又加上一份朋友相见的意外喜悦。

卖票的时间一般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间段，售票口旁有黑板，用粉笔书写今天正在上演的电影片名、时间、票价。一到晚上，无论春夏秋冬，在售票窗口前总会看到争相购票的人群，一如现在春节前后的火车站售票口。每当有新片上映时，往往是一票难求，大家手中攥着钱，着急地等待从售票小窗口递进去，换来一张小小的长方形电影票，在那个特殊的日子能够“走后门”买几张电影票或者能够买到位置好的电影票，那是可以显摆的。

印象最深的是电影《少林寺》上映的那天，全镇的人似乎全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当时的盛况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还没有到放映的时间，电影院周围已早早地挤满了人，各种叫喊声震耳欲聋，加上售票窗口开得很“秀气”，小得只够两三只手伸进去，有的人票是买到了，手腕却被窗口的水泥勒出了血。

买到票的想出来，没有买到的想挤进去，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和“外围”的两股力量推动着整个队形或进或退、或左或右的胶着状态，这个时候，“众志成城”的团队精神体现出来了，里面的几个人利用他们的臀部和背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奋力地往外推。外围可能是因为力量的分散一时没能承受住被拱破了，只听“轰”的一声，这座人墙一下子就爆开了，那些骑在别人头上、肩上的瞬间坍塌下来，那种激烈对抗的程度现在想起来有点像美式橄榄球，买电影票的地方，似乎成了人体博弈的竞技场。

一个个手握电影票满怀期待而又焦急地等着验票，两位工作人员检票程序“严重”地影响了观众的热情，等检票员打开小门准备检票入场的时候，大家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汹涌的人流像波涛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了进去，一时间，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你推我挤你、争吵辱骂声不绝于耳，现在回想起那情景真的是不可思议，感觉不像是去看电影，更像逃难。

进入场内的人赶紧找位子，对号入座，开场前，场内像沸腾的开水，人声嘈杂。有人看见熟悉的，兴奋地挥手招呼；坐错位置的，后来者拿着票来理论，遇上态度不好的，定要吵上几句；有不小小心踩人脚的，还没来得及道歉，被踩的已经恶语伤人，“没长眼睛啊”，对方腾地火了，立马回敬，“谁让你脚乱放的”。等开影的铃声响了、大灯熄灭，场内总算安静下来。

《追捕》这部电影是我国引进的日本影片，上映之后，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提起《追捕》，至今很多观众还无法忘记真由美与杜丘在原野上纵马驰骋

的镜头，而影片音乐“啦啦啦”更是让人耳熟能详，英姿飒爽的“真由美”与正直冷峻的“杜丘”确实是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在精神世界比较贫乏的1980年代，给小镇上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轰动和快乐。

伴随着电影结束片尾曲的响起，影院里的灯光也随之亮起来，四周随即响起一片噼里啪啦声，那是观众起身离开时场内干把条木质座椅翻起碰撞的声音。此时，狭窄的过道显得更加拥挤，这个场次的观众还没走完，门前检票入口下个场次的人头又开始攒动，熙熙攘攘的人群宛如国庆游行的队伍。

电影院，不仅为众多观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还是不少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许多年轻人，名曰是来看电影，实际却是谈恋爱。“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这句话对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有着很大的“杀伤力”，那时候想约喜欢的人看电影，就先会把对方的很多亲戚或者闺蜜请去一起看电影，目的也是想表现好一点，套个近乎、把看电影当作恋爱的开始，等到上路之后两个人单独行动时，就可以趁着电影院的乌黑的环境，俩人下面悄悄谈着心。激动地拉一下对方的手，银幕上的电影倒成了陪衬。

通宵电影，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夜生活创举，大约晚上6点左右开始，连映四部电影，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散场。通宵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经历和体验，我把我的第一次“大夜班”给了电影院，放映中间偶尔会遇上停电，这时，就会口哨声四起，观众骂声一片，那种黑暗中等候的困倦、忍耐和无可奈何如今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当然，来电后的兴致勃勃依然能支撑我看完最后一部电影直至散场回家。虽然早已过了平时的睡觉时间，熬个通宵连看四部电影还是觉得新鲜刺激、意犹未尽。

那时的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常常是座无虚席，每位工作人员都一丝不苟。遇上有的观众迟到，里面漆黑一片，工作人员打开手电筒，请他对号入座。发现有抽烟者、大声喧哗者，马上制止，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正是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才使这个“庞大”的公共场所秩序井然。

时间的车轮总是在身后留下痕迹，却从来不会留在身边，与日渐丰富的电视文化相比，电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随着电视机逐渐走进家庭，电影院逐渐退出了市场。

电影院的故事也像是一代人的故事，但终究敌不过“岁月”这两个字……

流年时光

闲不住的父亲

叶金福

父亲今年已82岁，人很瘦小，但身子骨还不错。父亲家里待不住，整天在田地里忙着。每当我们兄弟俩劝他不要再种田时，他就说：“生为农民，不种田吃什么？”我们兄弟俩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好反复叮嘱父亲不要太辛苦，要多注意身体。

其实，读了几年书的父亲，在村子里算是很有文化的人。在父亲二十出头的时候，便在邻乡的一所粮站工作。后来，据父亲说，由于当时家里穷，加之村里的需要，他便辞了粮站的工作，回到村子里当上了村会计，一当就是三十多年。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妹三个也学会了打算盘。虽然如今家里的算盘已束之高阁，基本不会去碰它了，但父亲教我们学打算盘的记忆，至今还是难以抹去。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我们家分了近四亩田，还有很多的山地。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人还很小，我刚刚读初中，妹妹和弟弟也才读小学。父亲不但身兼村里的会计，还要种那么多的田地。我们也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田里活。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记得当时刚刚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村里有几个人背地里嘲笑父亲种不好田地，养不活一家人。父亲听说后，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种着田地，起早摸黑。父亲不服输的那股劲，终于换来丰收的果实：当年的水稻产量比其他村民的要高得多。许多当时嘲笑父亲的村民，也一个个竖起大拇指，直夸父亲就是有文化的人，种田也有技术。而此时，父亲只是笑笑而已。

父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不但种好了田地，而且培养出了我们兄弟两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风光的事情。

如今，我们兄弟俩都在城里工作，生活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我们兄弟俩也想让老父亲歇一歇，但每每提及此事，父亲便会对我们讲出一大堆“不能歇”的理由：什么身体还吃得消、种田能锻炼身体、田地不种浪费了很可惜，等等，说得我们兄弟俩没有什么话好反驳。

上个周末，我又回了趟老家，特地到田地里转了转。发现田里的稻子已抽穗，地里的花生、番薯也已快成熟，还有冬瓜、丝瓜、辣椒等七八种蔬菜都已挂满枝头。父亲说，今年的天气虽炎热，但不影响收成，一亩田的稻子有七八担呢，还有黄豆、番薯、芝麻、花生等，家里样样都有。父亲还说，别看他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一般的年轻人还种不出这么多的东西。说到此，父亲一脸的自豪、一脸的幸福。

希望老父亲身体健健康康，晚年生活开开心心，这就足矣。



虾戏图

宋冬冬绘

龙潭走笔